

聘用天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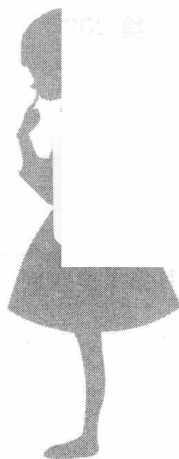
蔚 蓝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聘用天使

蔚 蓝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聘用天使/蔚蓝著.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80256 - 190 - 8

I. ①聘… II. ①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2972 号

聘用天使

出 版 人 范 芳
责任编辑 盛利君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 - 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 - 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 - 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 - 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封面设计 齐立娟
印 刷 北京虹之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2. 75
字 数 30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6 - 190 - 8
定 价 26. 00 元

明月医院蓝雪两年前来过，位于县城西南方，对外开有北大门和南大门。

女孩请大巴司机把她送到南大门，走进南大门，迎面就是她要去的医院行政大楼。

行政楼年龄很老，四周树高蔽日，外墙壁斑斑驳驳。

医院护理部设在二楼。

护理部总护士长姓李，方脸，大头，憨憨的，看完她带来的信，露出笑容：

“你是蓝雪？”

“哎！”女孩忙应，她头发齐肩，蓬松柔顺，一双眼睛黑而圆，晶莹剔透，与娃娃似的脸蛋组合在一起，甜美而清纯。

李总护士长又问了几句有关内容，她一一回答。

“你先到妇产科待一段时间，行吗？”李总护士长思虑片刻说。

“行！”她使劲点头。

“你现在到妇产科找宁护士长，我马上给她打电话。”

“哎——”

蓝雪如在梦中，仿佛刚才与李总护士长的对话，发生在虚拟世界。

当初，母亲刘如晴告诉她，卫校毕业后到明月医院上班时，她视为天方夜谭。

直到昨天上午，刘如晴从她宝贝小箱子里，翻出一封封面空白

的信，递给她，嘱咐她交给明月医院总护士长，并说总护士长会为她安排一切时，仍半信半疑。因为当年她不是统招生，而是编外名额进入卫校的。现在统招生找工作已经很难，何况她这种身份的毕业生？再说父亲几年前去世，母亲伤心过度，双眼失明，亲戚少，朋友也少，无任何能帮得上她的关系。她毕业前后，母亲未出过门，未找过人，也未听说有体面人到她家串门。她问母亲，明月医院院长是谁？护理部总护士长姓什么？母亲支吾其词，答不清楚。她担心那封信是母亲长期悲痛抑郁伤了脑筋，臆想出来的。

但是为了那一份母爱，她宁愿白跑一趟。

医院大院呈正方形，前北后南平行耸立着两栋楼房，分别为病房大楼和行政楼。病房大楼包揽了医院行政机构除外的其他所有机构。门诊、药房和供应室等一些医技科室设在一楼，东头急诊科，西头供应室，二楼以上全是住院病房。

一条三米宽的水泥路将两栋楼房之间纵分为两大片，右侧草坪中间安放着几个简易石凳，左侧草坪中间建有一座凉亭，均供病人休闲活动。

东西边围墙均由一排矮房子组成。东面矮房子自南向北分别设有感染科、放射科和太平间，感染科房子最新，最高，最突出，自成一个小院落，这是感染科五次搬迁的结果。西边矮房子从北向南依次排列着食堂、车库和洗衣房，在车库和洗衣房之间有一扇门，通往院墙外职工宿舍。

妇产科设在病房大楼二楼，从病房大楼西侧门上去就是。

蓝雪穿过水泥路面，沿着一条曲折的鹅卵石小路朝左侧凉亭走去，这是到妇产科的一条捷径。

她心情激动，激动得娇小身躯无法承受。一路上，忍不住对所有迎面而来的陌生人露出灿烂笑容，路过凉亭，准备坐下，定心凝神，发现身后跟着一个人，尚未看清楚来者眉目，便对他绽开了愉

快的笑容。其实微笑一直挂在她脸上，碰到人时，多笑了一点点而已。

陌生男子抿起鲜亮的嘴唇，闪了闪眼睛，回应她。

他走进凉亭，从袋里摸出两张白纸，一张递给蓝雪，一张平铺在凉亭长凳上，顺势坐下来，然后微笑地盯着她，说不尽的俊雅。

“我脸上有东西？”蓝雪忙举起双手，在脸上乱摸。

“没有。”男子忍俊不禁，自觉失礼，转移视线，仰望半旧的病房大楼，陷入沉思。

“你不是本地人吧？”他突然扭头问她。

“啊？”蓝雪惊讶地望着他。

“本地人。”她回答。

对方奇怪地看了看她，仿佛刚才自己不是问问题，而是说答案。

蓝雪看他一眼，离开了。

妇产科病房走廊里很脏，垃圾桶胀满得要吐出来，装不下的碎纸屑、瓜果皮、方便盒、破烂塑料袋甚至沾有血迹的卫生纸，东一堆，西一堆，股股异味袭入鼻孔，令人作呕。水磨石地面斑斑迹迹，黏黏糊糊。走廊顶部装着四盏灯，其中一盏灯泛着淡红色光。

护士办公室里人多，闹哄哄的。

“分一个人来？李总护士长没有通知我呀。”听完蓝雪自我介绍，妇产科宁护士长瞪大眼睛，扯着嗓门。

蓝雪尴尬地站在门框旁，进退两难，望着桌子上那紫红色电话机，巴望它早点响起来。

“我昨天下午那副牌简直绝了，两个发财，三个钻……”宁护士长接着刚才麻将话头又滔滔不绝，周围啧啧之声，此起彼伏。

站在蓝雪身边的几个人却自顾窃窃私语，虽然她无心去听，但钻进耳膜的亦是“八万”“九条”之类的零星片语。

这时，一个男人拎来一只沉甸甸的编织袋，搁在办公桌上。

“谢谢医生们，我添了一个儿子，理应请客，理应请客。”男人恭敬地朝大家双手作揖，滑稽可笑。

不知是谁将编织袋拉开了。编织袋里装了足有十斤重的糖果，立即一只只伸长的手像一把把灵活大钳子，有双手捧的，有单手抓的，有顺着桌面往旁边推的，有拿着方便袋往里兜的，但这些人都不及一个人动作干净利落，她索性将糖果袋使劲一拽，快捷地一把抓紧袋口，熟练将袋子顺时针一转，两手一合，嚷道：“不要抢了，这些都归我。”霸道得像一位娇纵的公主，动作间长而微微上翘的睫毛犹如两片颤动的乌云，丰满而红润的嘴唇噘成了一颗鲜艳欲滴的樱桃。

“阮瑶玉，阮瑶玉，给点我。”宁护士长叫道。

“不给，不给。”公主笑着从袋子里抓出不少朝护士长扔过去。

可怜一位年纪与蓝雪相仿戴眼镜的矮个子小医生，傻站在桌旁，双手牵着工作服口袋，干巴巴地等着别人像往常一样将她应得的一份塞进去。直到桌子上一粒糖果也不留时，她才恍悟过来，恋恋不舍地嘟哝：“装米袋装糖果，我也没有得到一粒。”惹来一阵哄堂大笑。阮瑶玉从袋子里抓出一小把扔给她。

“大家不要吵了，现在开始交班。”宁护士长挥挥手，护士办公室里稍微安静一些。

“叮咚——”交班刚结束，电话响了，蓝雪一阵窃喜。宁护士长接听电话。

“王院长啊，这件事情……好，我就来。”宁护士长烦躁地锁上办公桌抽屉，离开办公室，把蓝雪搁在一边。

“什么事？”护士长走后，办公室里叽叽喳喳，议论不休。

“叮咚——”电话机又响起，一位大约三十岁左右的护士接听电话。

“喂，李总护士长呀，我是钱雨露。哦，护士长，她不在。那个新来小护士嘛，好，这件事交给我吧！”钱雨露放下电话，招呼蓝雪：“你叫蓝雪吧？宁护士长可能一时回不来，这样吧，这里有一件工作服，你先穿上，暂跟在我后面上班，等宁护士长回来再说。”

“哎！谢谢你，钱老师。”蓝雪十分感激。钱雨露拍拍她，带她进了治疗室。

治疗室操作台上，护士们一字排开，摆药，折安剖，加药，流水作业。

约过了半小时，钱雨露听到宁护士长的声音，悄悄地离开了治疗室。

“我们这里的人原本就多了，现在又要塞一个进来，成心让我招大家闲话。把她叫过来，我跟她说，让她找总护士长换一个科室。”宁护士长听完钱雨露的话，大嚷。

蓝雪在隔壁治疗室帮忙配置药液，闻声慌忙跑过来，站在门旁，泪眼闪闪地望着宁护士长。宁护士长不禁为之一动。

这时候电话又响了，“哦，是他带来的，聘用的，暂时在我们科……试用期不算我们奖金，那好吧。”终于，宁护士长笑嘻嘻地答应了。

电话来自护理部。钱雨露与宁护士长谈了几句后，见宁护士长反对态度坚决，担心蓝雪孩子气离开，偷偷地向护理部反馈了信息。

事情已经解决，钱雨露放心地干自己的事情去了，阮瑶玉却闻声进来。

“护士长，王院长找你干什么？”阮瑶玉问。

“吓我一大跳，我以为科室里又出了什么事。”宁护士长笑道：“今天是难得的好事！王院长争取到阳光集团两千万的援助。他们将不定期派人到我们医院调查情况。大家注意一点。”

“两千万?”大家面面相视,乐不可支。

“他争取的?”一位名叫郝容容的护士突然怪笑起来,她昨晚上小夜班(下午五点半至晚上十一点),在值班室睡得刚起来,“上一个月,阳光集团董事长张恒来明月县时,主动提出为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出一份力。”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一掷就是两千万。我什么时候也像他那样成为有钱人就好了,心不大,只要他的万分之一就行了。”阮瑶玉叹道。

“别做梦了,大美人!”宁护士长笑她,然后对大家说:“从今天起,大家服务态度要端正,衣帽要整洁,院长说了,谁破坏了医院形象,让这笔钱泡汤了,谁就下岗!都干活去。”

“我们院长来真格的了。”有人说。

但大家聚在一起,舍不得离开,她们热烈地讨论着张恒的传奇故事。张恒出生于明月县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时,到省城探亲,偶遇上一位贤淑漂亮的女孩,双方一见钟情。他们不顾女方父母强烈反对,坚决地结合在一起。夫妻二人从阳光小商品批发做起,创建了阳光公司,二十多年后,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跨国集团,涉及多种行业,在全国各地皆设有分公司,资产无人能估。

“卢主任,院长问我是否记得二十几年前一位外地产妇在医院分娩的情况,有没有人陪同,那个新生儿的下落。我那时候不在妇产科,你记得吗?”宁护士长突然问。卢主任叫卢薇玉,四十七八岁,妇产科医生,不是主任,大家喊她主任,是喊给病人听的,让病人听着放心,喊着喊着,自己人也习惯了。

“我记不清楚了。”卢薇玉说。

“那个孩子丢了?”一直沉默不语的蓝雪听后,突然大声惊呼,招来了一群看热闹的人。

“大惊小怪!”宁护士长不高兴地横了她一眼。阮瑶玉也瞪了

她一眼，骂道：“怎么这样不懂事啊？”吓得蓝雪急忙收起惊异的表情。

“好端端地为什么翻出几十年前的旧事？”宁护士长眯起眼睛自语，片刻，她突然翻起大眼睛，瞪着围观者，喊：“干什么？还不干活？”

大家散了，但是阮瑶玉磨蹭着不肯离开，蓝雪等待宁护士长安排工作。

“护士长，同意啦？”阮瑶玉瞟一眼蓝雪，怪模怪样地问。

“又有想法了吧？这一次应该让钱雨露带，你后面那个实习生前天才出科。”

“给我吧。钱雨露不喜欢带实习生。好护士长，我来给你揉背。”阮瑶玉不死心，站到护士长背后，借揉背为由使劲地摇晃着护士长。

“给你，给你。再不给，我就成了你的玩具娃娃。”护士长亲昵地瞪了她一眼，“好好教，这孩子要在我们科上班，不是实习护士。”

“知道，谢谢护士长。”阮瑶玉笑逐颜开，立刻拉起蓝雪说，“走，跟我加药去。”

蓝雪悬而未决的心终于落了地，带教老师是谁她不在乎，只要不再节外生枝，弄出什么意外来，就行！

临下班时，郝容容急忙赶来，叫阮瑶玉替她上小夜班，阮瑶玉爽快地点一口答应。

“不好意思，你今晚饭局怕要黄了。”郝容容歉意地说。

“我俩是什么关系？铁姐们，这点小忙怎能不帮。”阮瑶玉说完后又伏在郝容容耳边，轻语，“我今天来了一个帮手，很能干的。”

郝容容走后，她招呼蓝雪：“你回家，弄点吃吃，先来接班，我

随后到。”

“我……”蓝雪想反驳，但阮瑶玉撂下话，就大喊卢薇玉，结伴离开，没有给她反驳机会。

蓝雪住在南街一间约十平方米小房子，这是她昨天花了一天时间才租到的。房子矮小，地段偏远，所以房租便宜。

回到房间，她匆匆炒了一小碗米饭，狼吞几口，赶忙上班。

产房门口聚集着一群人。

“你来了就好，来了一个胎盘滞留病人。”蓝雪刚一露面，门口一位高个子实习生江苏就大声对她说。

她看清人群围拢的担架上躺着一个面色异常苍白的病人，这女人头枕氧气袋，鼻插氧气管，点头呼吸。另一个实习生正给她测血压。

“通知医生了吗？”她把江苏拉到人后，悄悄问。

“通知不到，不知道他们在哪个饭店吃饭，急死人了。”江苏说。

“找其他科医生！”蓝雪说。

“找不到。”江苏说。

“那你到电话亭里去打电话给她们。”蓝雪说，“她们”指妇产科值班医生。

“血压测不到，脉搏也摸不清。”测血压的实习生惶恐万状地望着蓝雪。

“再测。”蓝雪说。先输液还是先做胸腔按摩？举棋不定。镇静！她马上意识到自己举止慌乱，心里暗暗叫道。

“实习同学，你快去将内科医生喊过来帮忙。”

另一个实习生正在为病人打静脉针。

“怎么，静脉针不好穿刺？那如何是好？”蓝雪看到实习生一连几次都没有穿上，万分着急，夺过针头，自己穿刺，试了几次，才

成功穿入。

病人呼吸越来越吃力，蓝雪开始做胸外按摩。

“医生，救救她，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守在病人身边的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颤抖地哀求她，她猜想是病人丈夫。

“我们一定努力。”蓝雪无法给病人亲人生命承诺。

那个到内科请医生的实习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内科医生叫你开一张配血单，办住院手续，他那里有一个危重病人，不能下来。”

到外面打电话的江苏回来了，蓝雪问她，阮瑶玉和卢薇玉电话拨通没有，回答没有。

一次次失望，将蓝雪的惶恐、焦急一扫而尽，再给病人补一组液体吧，希望病人血压由此能够升上去。

“医生，病人是不是很危险？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时一个三十多岁女人尾随蓝雪走进治疗室，胆战心惊地问。这女人面容憔悴，鼓眼，厚嘴唇，脸上的脂粉，像一个劣等瓦匠刮出的仿瓷涂料，厚薄不均，掉下来能砸死人。

“很危险。”蓝雪只说了三个字。

“快，把听诊器拿来，我看看病人。”这时，走廊里响起一位男子焦急的声音，终于有一个医生来了，蓝雪轻松吐出一口气。

蓝雪将液体输液器连接好。

“不用了，已经没有了。”

蓝雪一愣，随即像傻瓜似的抬起头，呆望着站在治疗室门口说话的人。他二十五六岁，身高约一米七五左右，大眼睛，双眼皮很深，折痕完美，两道长而浓密的剑眉不经意地向上挑起。身穿一件及膝的白色工作服。

奇怪，面前这张陌生脸庞竟有些面熟。

“不会，刚才还有呼吸呢。”蓝雪心一沉，预料之中，成为现实，

她依然不能接受。

“真的没有了，我给她检查时，发现她眼睛凝住不动，听听心率，全没了。”年轻医生摇摇头，补充道。

她不相信，拿起听诊器，和江苏一起，侥幸来到病人身旁，年轻医生也跟了进来。

她们分别听诊病人心搏动区之后，相对无语。望着死者惨白的面庞，半阖的双眼，微张的嘴巴，全身忍不住颤抖：一条年轻的生命消失了，生与死之间竟是尺寸之遥。

“她是什么原因死的？”一个颤抖的声音在蓝雪耳边响起，原来那个脸上涂满脂粉的女人也站在病人旁边。

蓝雪望望她，没有回答，也不知道怎么样回答，默默地除去病人身上的氧气和输液装置，做最后的终末处理。

“哇……”

“啊……”

死者家属明白了结果，哭成一片，面对他们，蓝雪感到十分惭愧，悄悄地溜到护士办公室，发现卢薇玉和阮瑶玉已经回来了，若无其事地坐在办公室椅子上。

“医生，是什么原因死的？”那个女人跟进办公室。顺着光线，清晰可见一些微细脂粉颗粒，从她颤动的脸上抖落。

“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病人已经死了。”卢薇玉说。

“怎么会死呢？怎么样会死呢？”女人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

“你接生的？”

“是的。”

“第几胎？”

“第一胎。”

“胎盘完整不完整？”卢薇玉又问。

“还完整。只有少量还残留在里面。”

“当时出血多不多？”

“不多，可是外面有一块像胎盘一样的东西，我用镊子触触，问她痛不痛，她说不痛，这东西是什么？”

卢薇玉和阮瑶玉对视一眼，同时起身，往外走，蓝雪最怕看凄惨场面，没有跟过去，江苏却飞快地迈开步伐，那个女人亦胆战心惊地跟过去。不一会儿，几个人回来了。

“是子宫，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不将子宫送进盆腔？”卢薇玉紧皱眉头，埋怨道。

“当时送进去就会好吗？我不知道。”女人轻声说，轻得让人快听不清。

“至少不会出人命，你使劲地拉脐带的吧？”卢薇玉问她。

“没有。”

“没有？第一胎生产如果不用力拽，一般不会引起子宫外翻。”卢薇玉生硬地说。

女人讪讪地走了。

“她本想找一个借口为自己开脱，这下好，为自己加了一条罪证。”阮瑶玉望着女人背影，有些幸灾乐祸。

“你不能这样说，她吃这碗饭也很难，大家是同行，有时候难免出差错，互相包含一些吧！”卢薇玉说。

“刚才我接班时，病人还有呼吸，一下子就没有了。”蓝雪终于有说话机会了。

“你千万不能说来时有呼吸，就说来时病人就死了。”卢薇玉一本正经，特别加重语气，蓝雪震惊，嘴巴张成了“O”型，卢薇玉继续说道，“不能说有呼吸，否则到时候说不清，现在病人，动不动告状，医生没得做了。”

蓝雪沉默不语，心里替病人不平。

走廊里嚎哭声、安慰声、叫喊声闹成一团。

死者抬走了。病房里每一个人屏住呼吸，认真地聆听着渐渐远去的哭喊声，犹如聆听生命终止时大自然敲起的钟声。终于嘈杂声渐渐平息。

“卢薇玉，没有事了。酒宴还没有结束呢，走。”阮瑶玉挽起卢薇玉胳膊，笑着说。

刚才一幕把蓝雪吓得够呛，她希望阮瑶玉留下来，乞求地望着她们俩。

“小姑娘，放精神一点。”卢薇玉拍拍她肩膀，然后与阮瑶玉勾肩搭背地离开了病房。

人都走了，连实习生也不知去向。空旷的护士站里，只剩下蓝雪一个人，她无力地瘫坐在办公室椅子上，眼前旋转的尽是刚才的凄惨一幕，落寞，悲伤，恐惧，还有想哭，想放声大哭，发泄心中的郁闷。她忍住了，不过整个眼眶都红了。

一阵脚步声，以为阮瑶玉他们回来了，不料进来的却是那位年轻医生，他一进门就对她说：

“终于把事情搞定了，否则他们在这里闹上一晚上。”

他脱去了那件随意套在身上的工作服。牛仔裤加圆领衫，更显帅气。

“你是新人？”年轻医生吃惊地看着她。

蓝雪轻笑点头，不想堵塞在心头的复杂情绪，在这浅浅一笑的瞬间，偷偷溜了出来，把笑容装扮得比哭还难看。

“哭了？别想了，你已经尽力了。”他露出似有似无的微笑。

“我尽力了？我们尽力了吗？”她激动地说，眼角泪花闪闪。

“别乱想了，有些生命即使华佗再世，也不可能挽回。”他说，掏出一块纸巾，递给她。

“她们都走了？”他问。

她点头，恢复了平静。

“你一个人在这里让人担心，这样吧，我去把她们都叫回来。”他压低声音，怕影响病房里的病人。

其实刚才蓝雪对他还稍存抵触心理，相互交流几句后，倒希望他多待一会儿。

“你知道她们在哪里？”她问他。

“找呗，总有一块地方是她们的藏身之处。”他对她眨了眨眼睛，扬扬头，言外之意，看我的。

他离开不久，阮瑶玉和卢薇玉果然嘻嘻哈哈地回来了。阮瑶玉脸蛋白里透红，乌黑的眼珠似乎涂抹了一层透明的水晶液体，闪闪发亮，娇艳迷人。

“那个臭居宏然，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个外科主任，在那么多人面前都不给我一点面子，你说我哪里不好，哪一点不如人家？”刚坐定，阮瑶玉就开始一个劲地骂一个人。

“你别生气了，你在酒席上那样数落钱雨露她不是，居宏然当然心里有想法。”卢薇玉说。

“他说钱雨露能干，有思想，天生一块护士长材料，医院不用她，是医院的损失。我不就说了几句，怎么就错了？说我是花瓶，美皮囊。我看他是自己长着一张老鼠脸，看到别人漂亮美丽心里就不平衡。”阮瑶玉愤愤地发着牢骚。

蓝雪惊奇地看着她，心里面嘀咕，还有长得跟老鼠相像的人吗？

“你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来真格的不行。”卢薇玉说，“明天新县城明月医院就要举行封顶仪式，新医院开业肯定要不了很长时间。”

明月县县城位于明月县西头，属于圩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年年又受内涝和洪水困扰。几年前，县政府通过民意调查，决定把县城搬迁到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与老县城相距三百里的东头老

镇——明月镇。卢薇玉所说的新县城明月医院是指在新县城明月镇建设的新明月医院。

“居宏然与钱雨露是老关系，他今天在王院长面前为钱雨露说了那么一大堆好话，自然另有目的。偏偏这时候，你却说钱雨露假正经，喜欢逞能。居宏然不严词厉色才怪呢。所以王平阳一喊，我就拉你回来了，怕你再说傻话。”卢薇玉接着说。

原来那个年轻医生叫王平阳，蓝雪默念。

“老关系？不就是老情人？”阮瑶玉皱皱眉头，“他想把钱雨露推荐到新医院当护士长？我才不稀罕呢。”

“那么她可以不上夜班了。”卢薇玉又笑道。稍许，起身在阮瑶玉耳边嘀咕了半天，两个人大笑。蓝雪看到她们两个人如此神秘秘，也忍不住跟着她们笑了起来。

“傻笑。”不想阮瑶玉笑完后，瞪着她骂道。

2

第二天，科室里闹腾的如一锅沸腾的粥。蓝雪以为大家议论昨晚那个漂亮死者，仔细一听，原来谈论另外一件事。

这一天，新城县医院举行封顶仪式，两辆中巴车载着医院大小领导，一溜烟似的，向该县另一端，新县城医院工地驰去。因此老医院留下了一群无头小蚂蚁，可以为所欲为。其实这只是一种心理放松，带帽子的人在这时，也没有给他们多少约束。

“院长真是一个迷信大王，大楼封顶还像农村盖房子，搞什么仪式？一大班人，在那里又吃又喝，昨天我们三个手术白忙了，费全没了。”卢薇玉说。

“不是说阳光集团的人可能要来吗？还走？”一个小护士问。